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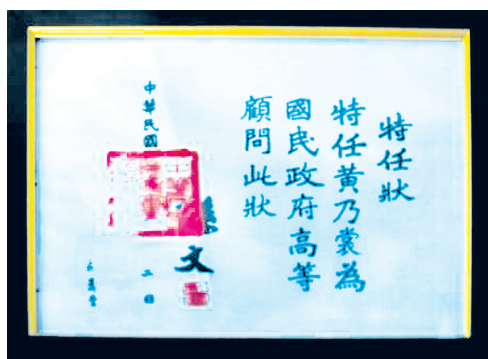
▲鐵血十八星旗

兩座城 一個人

——記辛亥革命先驅、著名僑領黃乃裳先生



▲1922年，黃乃裳(右二)與原福建軍政府軍務部部長林之夏(右一)、原學生炸彈隊隊長李藩(左二)、同盟會會員黃鏡人(左一)在杭州西湖黃龍洞合影。



拉越州中區的小鎮，坐落在兩江(拉讓江與伊幹江)交匯處。百餘年前，黃乃裳乘船而至，看到的是一片由上游泥沙腐植物等衝積而成的平原，卻蠻荒一片、人烟稀少。黃乃裳認定它“水土嘉善、地質膏沃”，可“為桑梓窮無聊賴之同胞辟一生活路徑，不至槁餓而死；且以遠女主之淫威，與夫專制之虐毒”。

1900年5月下旬，黃乃裳以港主的身份與當時的領主、英國人查爾斯·布魯克訂立盟約，選定今日的詩巫郊區新珠山為墾區。墾區在拉讓河兩岸，右起船溪美祿到羅馬灣，左起亞山港到開漢港。雙方達成協議，簽訂十七條款約。孫中山先生將此條約譽為當時中國對外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

1901年，在黃乃裳帶領之下，以閩清與古田人為主的1118名福州墾民，分3批漂洋過海，抵達詩巫，披荆斬棘，開發原野。其間坎坷錯亂，都在黃乃裳的努力下化解。而落地生根的探索過程更是艱辛，黃乃裳與墾民們“食與共席、睡與同榻、凡平生所未嘗之苦楚，無弗盡嘗”，幸而最終引種橡膠成功，經濟取得飛躍發展。創業維艱，日夜操勞，黃乃裳得了嚴重的胃病，發作起來一餐就是一兩個月，每天祇能以幾片面包、一杯牛奶、幾根香蕉充饑。

1904年7月中旬，為了墾場的生存，黃乃裳攜眷悄然離開了奮鬥近4年的“新福州”。

100多年後，詩巫成為遠超他想象的“新福州”。福州話是華人社區的“普通話”；設有“世界福州十邑同鄉會”總會、“世界福州十邑文物館”等，有2個與市政府聯營的福州屬的紀念公園及15條以福州籍先賢命名的道路(此為2015年數據)，其中一條就是黃乃裳路。詩巫還有黃乃裳中學、黃乃裳紀念像，黃乃裳公園是著名景點……

據黃乃裳的孫子黃賢祖回憶，作為黃乃裳的親人，他們常受邀赴馬來西亞參加紀念活動。有時，他們在詩巫街頭點了小吃，要付錢卻發現已經被素未謀面的人搶着付了。對方不知如何認出他們，被問及時祇是坦然答道：“我爺爺說，當年如果不是港主，他還在閩清務農……”

感恩之情代代相傳。現在的詩巫已經從當年的蠻荒之地發展為沙撈越州的經濟文化中心；而一代代福州人扎根馬來西亞，為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貢獻了自己的智慧與心血。

革命功勳 雖死無憾

早在開墾計劃前，在大女婿林文慶(廈門大學第二任校長、與黃乃裳二女婿伍連德等並稱為“海峽華人三杰”)的引薦下，黃乃裳就見到了孫中山先生。此後，他深感“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斃”，從此成為孫中山民主革命事業的堅定追隨者，籌備并親自參加了光復福州的戰鬥。

那是1911年，距今110年前的11月9日，天還蒙蒙亮，福州倉前山下，300多人的小隊在拂曉間集結，有序前往城內東街口，準備援助起義軍。沿途兩邊街巷擠滿了情緒高昂的市民，正自發為隊伍鼓掌叫好。黃乃裳對身邊的年輕戰士們說：“旗手不用選了。我今年已經63歲，剩下的日子不多，就讓我為大家當一回旗手吧！”說完就毅然走到了隊伍的最前面，前方是硝煙，是戰場。

晨光中，這位六旬老人背影挺挺，步伐穩健，舉出“鐵血十八星旗”，決心以自己年邁的身軀

編者按

近代中國風雲激荡、群星璀璨，黃乃裳家族可謂星光熠熠。黃乃裳、黃乃模、林文慶、伍連德、林可勝……他們上下求索、捨生忘死，宛若星辰一般，閃耀在當時的黑夜裏，也讓我們至今念念不忘。

今年，正逢辛亥革命110周年以及黃乃裳率福州十邑同鄉開墾馬來西亞詩巫120周年。本欄目選此時機，策劃刊登系列文章，記錄這個近代著名華僑家族的成員們非凡卓越的人生故事。

時至今日，馬來西亞詩巫的華僑華人依然尊稱黃乃裳為“港主”，每每提及，無不肅然起敬。120年前，黃乃裳帶著福州十邑移民歷盡艱辛，開墾蠻荒，在馬來西亞開辟出一個“新福州”；今天，福州十邑的華僑華人已成為沙撈越州乃至馬來西亞的重要組成。而傳承自黃乃裳的利他主義、勤儉、拼搏、進取、創新精神依然在他們身上閃耀。

今年也是辛亥革命110周年。110年前，黃乃裳以花甲之軀高擎旗幟，為福州的民主自由衝鋒陷陣，為福州這座城的未來拼命。

如果不是疫情影響，今年本會有熱鬧的紀念活動在福州和詩巫兩市輪番舉行。

維新志士 肝膽豪杰

黃乃裳1849年生于福建福州閩清縣六都湖峰(今坂東鎮湖頭村)的一個貧苦農家。彼時第

武夷山擁有世界文化和自然“雙遺產”，是文化和自然世代傳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典範。眾多的清泉、飛瀑、山澗、溪流，與山相互應和，動靜兩相宜。而這些祇是武夷山之“軀殼”，它更令人向往的則是“靈魂”。

武夷山的靈魂首推武夷山岩茶。武夷岩茶“岩骨花香”，它生長在丹山谷壑、峰岩、澗坑之畔，茶湯稠厚細膩，香氣如縷凝聚，綿綿不絕，味久彌醇。對於武夷山人，茶是人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武夷山人愛茶懂茶，幾乎家家制茶賣茶，他們也比任何人都珍惜茶，按他們的話說，“大紅袍”是大自然賜予武夷山的寶貝。

堅守傳統，讓茶香永存

武夷山岩茶為什麼好？你祇有到了這裏才會知道“岩骨花香”到底是什麼意思。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獨特的丹霞地貌，造就了武夷岩茶的獨特韻味與風骨。張回春就是生長在武夷山下，他的父母在茶廠工作，可以說他從出生開始就是在武夷岩茶的香氣中度過的。他曾經做過老師，但始終沒有離開茶。那時他祇要一有時間就跟着老師傳學習，從茶葉種植、茶園管理到采青焙火、拼配、整套制茶工藝，一個不落。上世紀90年代初，隨着改革開放氛圍愈濃，國營茶廠開始改革，張回春開始系統化學習制茶

一次鴉片戰爭以清政府失敗告終，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揭開了中國屈辱的近代史。福州作為5個通商口岸之一，被迫打開了門戶，商品潮水般涌了進來，極大激化了社會矛盾，人民生活愈發水深火熱。

黃乃裳自小生活困苦，但熱愛學習，半工半讀考中秀才；1894年，又中了舉人。其時，他的三弟黃乃模在他的鼓勵下，畢業於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後至“致遠”號巡洋艦任副管帶。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黃乃模與管帶鄧世昌以及全艦官兵一同壯烈殉國。

翌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入京城，舉國震驚。在京的黃乃裳集國恨家仇於一身，與以康有為為首的18省、1300餘名舉人聯名上書皇帝，要求變法，史稱“公車上書”。黃乃裳寫就《請行切實新字折》，引起了光緒皇帝的重視，御批總理衙門詳加考察。

可是，不過百日，看似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就被鎮壓，變法期間上書的200餘人被究辦，黃乃裳名列第11位。在友人的幫助下，黃乃裳返回福建，1900年，又舉家登上了出海的“格蘭諾”號。事後，梁啟超曾以一副對聯贈予黃乃裳：“英雄自古多肝膽，豪杰直堪托死生”。

變法前，黃乃裳胸懷雲天志，希冀有所效力於國家；變法失敗後，眼見家鄉親人失去生計破產，被當成“豬仔”“賣”到海外，他心中十分痛苦迷茫。

墾荒“港主” 嘗盡苦楚

詩巫，是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西北部砂

武夷之美，何止山水

技藝，正式步入岩茶行業。1994年，張回春正式創辦了回春岩茶廠。2000年，他創立“春回大地”品牌。

武夷岩茶之所以好，除了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制茶手法才是關鍵。武夷岩茶(大紅袍)傳統制作技藝之所以被列入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也正是因為其工藝的獨特性與複雜性。

“茶葉從被採摘下來，在焙火之前經過頭6道工序就已經用了兩天一夜的時間，而且中間是不能間斷的。”就搖青來說，讓葉片不斷碰撞蒸發多餘的水分，釋放香氣，最終讓茶梗變色，甚至達到書中所寫的“三紅七綠”的狀態。這期間需要8—12個小時，雖然中間有間隔時間，但每一次搖的次數都要比上一次翻倍。更不要說在炭焙過程中極其考驗制茶人對茶狀態的掌握和對溫度的控制，因此，茶界大師陳椽先生曾評價武夷岩茶傳統制作技藝是“全世界最好的制作技術，無與倫比”。

“岩茶的制作工藝是活的，它是機器代替不了的。”正因如此，張回春43年來始終堅持着傳

統制茶工藝。特別是在焙火階段，張回春堅持炭火烘焙，以上好荔枝炭或環保炭來烘烤茶葉，全憑手眼測溫，以木刀控溫，他甚至已經探究到了焙火的臨界點，敢做別人不敢做的茶，這或許就是“爐火純青”的最好詮釋。

也正因為他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傳承，2015年，張回春獲得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武夷岩茶(大紅袍)制作技藝傳承人稱號。近些年他也更想把制茶技藝傳授給更多人，通過課堂與茶會的形式進行宣講與分享，讓更多的人能了解武夷岩茶，愛上武夷岩茶。現在張回春一家三代人都在茶廠裏，他的孫輩也像他當年一樣，沐浴在茶香中，讓武夷岩茶成為人生。

大聲“吸”，是對岩茶最大的尊重

即使你喝過不少茶，學過不少茶文化知識，來到武夷山都能顛覆你的認知。

就拿最簡單的喝茶來說，在武夷山普通人“喝茶”的方式祇能算是解渴，祇有“吸飲”才算真

“恢復中華”。橋南社體育會、南臺商團、學生炸彈隊成員們緊隨其後，到達位于花巷的司令部——尚友堂。

在司令部簡要分配戰鬥任務後，戰士們分頭奔赴戰場。黃乃裳到附近津泰路福建武備學堂操場，把嶄新鮮亮的十八星紅旗高高升起。這一天，黃乃裳等配合起義部隊多次打退清軍的反撲，并重創清軍。下午3時，清福州將軍樸壽被黃乃裳組織的炸彈隊中一名年僅15歲(又說13歲)的學生捕獲。黃乃裳又順利將戰旗扎入于山之巔。

于山、東街口、蒙古營、省立醫院(時為將軍營)、格致中學(時為法政學堂)……如今福州熱鬧的市中心地點，都曾是他們英勇戰鬥過的地方。最終，有3位年輕的隊員為理想信念壯烈犧牲。

“裳平生最得意之事則此，十九日(指舊曆，即公歷11月9日)從後迄今，為最躊躇滿志之時，雖死無憾矣！”光復勝利後不久，黃乃裳給遠在新加坡的陳楚楠(廈門籍僑領、新加坡同盟會分會首任會長)的信中這樣說道。

革命勝利後，黃乃裳又受聘任福建政務院副院長兼交通部部长兼籌餉局總辦。名頭雖大，卻因財政困難，黃乃裳以私人名義，向南洋華僑社會募捐、籌款了百萬餘元。掌握財政大權的他，日常午餐祇是芥菜、蜆仔與閩清糟菜湯配上白米飯。

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後，黃乃裳被誣入獄，但他始終不改初衷，堅持守衛民主革命果實。出獄時，當地群眾盛宴接風，熱烈歡迎。1924年9月22日，黃乃裳病逝于閩清梅城，享年76歲。

時間回到2021年，馬來西亞詩巫福州公會主席應天財表示，詩巫福州公會本與詩巫市議會商議好，打算將詩巫甘密路的一個社區公園，興建為“世界福州十邑公園”，以展現華僑精神。因疫情影響，祇能明年再做打算。10月25日，福建省與馬來西亞沙撈越州結好5周年慶祝交流會在線上舉行；而11月，福州于山上的辛亥革命紀念館也將重修完畢，靜待遊客參觀。

“平生所願事多違，差幸聞道壯年，天若有心，期盡窺躬份內事；故土久愁人太滿，遠避殖民小局，我雖撒手，仍留餘地後來人。”當年在詩巫，無房、無田、無存款的黃乃裳在胃病折磨下，曾給自己留下過這樣一份挽聯。

仍留餘地後來人……在他之後，大女婿林文慶在廈大傾情奉獻十六載，一片冰心造英才；二女婿伍連德大雪紛飛，北上東北，數次打退鼠疫，拯救千萬國人，獲譽“國士無雙”；外甥林可勝被稱作“中國生命科學之父”，卻“為抗戰放棄了諾貝爾獎”，投筆從戎，在血與火、生與死的戰場上，日行百裏，走了70天……

百年硝煙已逝，黃乃裳是一個支點，串起那段救亡圖存的歷史；他也是一個原點，福州與“新福州”兩座城，共同紀念一個人。

(朱婷/文 部分圖片由福建省黃乃裳研究會、福州辛亥革命紀念館提供)

參考目錄：齊上志《最難忘的一次“再出發”——黃乃裳在福建辛亥革命中》；陳曉聲《一代賢良黃乃裳》；翁英《星火燎原——憶十八星旗見證福州光復》；潘群《孫中山革命的學生追隨者——黃乃裳不平凡的一生》；黃孟禮《詩巫的福州人》。

正品茶。如果你隨便走進一家武夷山的茶店聽到“啾啾啾”的聲音不要驚訝，那一定是大家正坐在一起品茶。

吸飲，簡單來說就將舌尖抵住上顎喝入茶湯，這時候茶湯是在舌根下面，再嘟起嘴唇，卷起舌頭，自然吸入茶湯。這時候你會發現因為茶湯和空氣的充分接觸，反而使得茶的清香和回甘全都能留在口腔當中，達到真正的唇齒留香。

在潤樺茶廠，記者不僅看到了中國傳統點茶，更打開了“品茶”新世界的大門。潤樺茶廠成立於2014年，致力武夷山文化和旅遊產業相結合，極力做到融合發展。雖然成立時間不長，但在業界目前也是小有名氣。

負責人告訴我們，吸飲是出于辨別、審評茶湯的需要，但漸漸也形成了武夷山人品茶的基本習慣。“如果今天是我的父母親來接待大家，你們為了表示禮貌喝茶沒有聲音，那老人家就會很緊張，會覺得你們是覺得茶葉不好，會一直給你們換茶，直到你們發出響聲為止。”

學會吸飲可能讓很多外地人對岩茶有了重新認識，其中也包括袁枚。

“祇要茶好永遠不怕沒銷路”，這是武夷山茶人的信念。這裏茶廠無論大小，大家都在認真做茶，想盡最大的努力把大自然賜予武夷山的“寶貝”發揮到最好。這種匠心，或許就是武夷岩茶名滿天下的最大推力。(木子)